



燕都文丛·第二辑
主编 唐淑荣 史长义

小城春秋

◎ 刘泽林 著

Xiao Cheng Chun Qiu Xiao Cheng Chun Qiu Xiao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城春秋/刘泽林著.—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4

(燕都文丛.第二辑)

ISBN 978-7-5078-2952-5

I. 闲... II. 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925 号

小城春秋

著者: 刘泽林

责任编辑: 刘微

版式设计: 赵思敬

责任校对: 燕文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83139489[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600 千字

印张: 117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09 年 4 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9 年 4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8-2952-5/I-214

定价: 460.00 元 (全 20 册)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残 墙	1
歹人肖三儿.....	13
小城之恋.....	23
槐 殇	27
改 造	47
下 海	61
人生几回.....	67

残 墙

引 子

且说大金朝的海陵王不仅把北京改做了都城，而且还将祖宗的陵寝也迁到了北京西南百余里的九龙山中，从此以后年年都要前往祭奠。但每次往返二百余里，不仅匆忙，而且甚是劳顿。于是便在大定二十九年（公元 1189 年），把陵墓周边的一大片地方，设了一个奉安县，专司皇家来金陵祭祖时的服务事项。县府就设在金陵东南二十里，龙泉与圣水环抱处，筑石填土为护城之墙。墙高三丈，宽近两丈，边各五百米，围成一个规矩的四方小城。城内两条主街道十字相交，想象着又是一个标准的田字城。城中建筑多是四合院式，但气度各有不同。县衙等官家机构均设在东西街，房屋明显恢宏气派；而南北街多为民居，看上去就矮仄了不少。奉安城小巧标致，城外景色更是秀丽，西、南、北三面，大方山远远地环顾。而同出九龙山下的龙泉与圣水，本是相距十几里平行地淌着，但在奉安城西北角忽然便急切地靠拢了。眼看着要靠在一起了，忽然又迅速地分开，一条向南，再折向东；另一条向东，再曲向南。都是近近地贴着城淌。眼见着又要迎头碰上，却又各自调节了一下，然后又平行着缓缓向东去了。

这样的奉安，就实在是一座秀丽的小城了。关键是此后七百多年间，奉安城几乎从未遭遇过大的劫难。有时候战火烧到了城下，来犯的武人一听说这里不过是给哪朝的皇家看护陵寝的所在，一般就不为难了。即便后来这里又回到了汉家天下，当朝的人也并未有什么歧视，依旧让他们各自生息，反倒远离了看坟的行当。

但就是这么一方稳固的城墙，却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坍塌了，最后几乎荡然无存了。先是日本人的几发炮弹将城墙炸开了几个豁口，然后是解放军的一次攻城。但这两次的破损都不算严重，奉安古城真正的毁灭却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奉安崛起之时。对此，大多数的奉安人并无多少怪责，毕竟，奉安古城实在是太破损了，而新奉安却是多么靓丽。但是，奉安的文人学子们却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倘若奉安古城一直那样秀丽着，那么我们还会在它上面彻底地建一座新城吗？

所以，奉安文人倒是对城墙两次小劫难之后彻底毁灭之前的事情有些耿耿于怀：奉安百姓常年在那里进行“开采”以做民用（城墙之土可做建筑、取暖的辅助材料），致使城墙逐渐变薄，“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才会破墙而入，终使城墙走向最后的崩溃。

—

在许多年里，奉安城内几乎是自成气候的。最异于城外的是它极少刮强劲的风。有高而厚的城墙遮挡，再劲的风也通常是在它的上空呼啸而过，偶有几缕从城门溜进来，或从城墙旋下来，在城中街巷来回窜了几下之后，也成温柔的气象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奉安人渐渐发现，城墙内外的气象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无论刮什么向的风，都会从洞开的城门堂皇而入，在城里旋荡一番后，再大摇大摆地从对面的城门扬长而去。而且四面的城墙

已有几处被洞穿，在冬日便更加助长了大风的凛冽。当然在夏热的时候，人们还是很乐于有爽风刮进城里来的。

但这一个初夏，太阳已经很烈了，却还没有刮过一场凉爽的风，甚至连一向沉静的林同霞都觉得有些燥热了。

周末的校园里一片宁静，而且魁星苑里的树梢上分明是有一缕风的，但林同霞还是觉得有一股无名的燥热，扰得她说说不出的烦躁。林同霞恨了自己几回，就直奔苑角的魁星楼上去，心里犹豫着拿定了一个自己也觉得糟糕的主意。

林同霞到奉安一中做教师已经快有一年的光景了，但进这个苑子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上魁星楼了。自从某一年有个学生不堪高考的重压，跑到魁星楼上跳下死了，学校就不让学生进苑子了。林同霞虽然想象着那里有很好的景致，但听说死过人，一直不大敢去。今天若不是定要理出个结果，恐怕也不会来的。

楼里幽暗的光线让她顿时觉得凉爽了许多，甚至光滑的肌肤上起了一层冷冷的鸡皮疙瘩。林同霞飞快地攀上楼，也顾不上左右的景致，又从楼后的一扇门里出来，软着腿拾阶而上，就上了奉安的城墙。

对于城墙，林同霞是一点也不陌生的。她的家就在奉安城里西北角下，若像儿时那样在墙上玩耍，这会儿就正与魁星楼对角相望呢。但林同霞知道，她的快乐时光可能已经永远地定格在西北角的城墙上了，而东南的这一角怕是要砌上永久的忧伤了。

林同霞凝眉远望，宽广的平原上已经一片麦黄了。而在这一片黄之间，不时有一片片的绿，掩映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但林同霞知道，其中的一个，其实并不是村庄，而是一所校园——奉安二中。她怎么会不知道二中呢？那里可是有她半个恋人呢。怎么会是半个恋人呢？那便是说，还有另外的半个恋人。是的，那另外的半个恋人却需登高在奉安城的西北角上，在一环屏障似的大山脚下仔细寻，在一处矮坡上寻见一片三角型的房和树，那便是他的所在了：奉安三中。

二

小城女子林同霞一举高中名牌大学，在奉安很是轰动了几年。林同霞自己倒颇不以为然：这刚到哪儿呀？日后我还要给你们更大的惊喜呢。

壮志凌云的林同霞刻苦学习自然不用多说。但终究是姑娘大了，也会分出些心思来，不时憧憬一下男女间的情感，寻摸一下爱情的方位。这一寻摸却不打紧，林同霞发现有两双火辣辣的眼神同时盯在她身上了。

这事倘是发生在几十年以后的人身上，那其实是没有烦恼的，几乎是可以炫耀了。莫说两个，三个五个又怎样？同时爱便是了，或者把劣质一些的淘汰两个也就可以了。但林同霞那个年代不太推崇爱情——岂止是不推崇，很快几乎便要扼杀了。所以林同霞的心里只是三分喜悦，烦恼倒有七分了。

关键是林同霞无法进行选择。倘以优秀不优秀分呢，进这所高等学府的人哪个不优秀呢？如果非要寻出一点缺憾，两个人还是分不出上下：一个太过活泼，几乎就是顽皮了；而另一个呢，却是太过腼腆，几乎有些木讷了。若以时间顺序做个取舍，两个人根本就是不分

先后。

林同霞发现两个人同时送来热辣目光的时候，心里初是喜悦的：这两人足够优秀了，任选其中的哪一个，都是她一生爱情的归所。那时候林同霞一边快乐着，一边心里还在诧异：这样的两个人怎么就会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了呢？

但林同霞很快便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一日，三个人在颐和园的湖边呈三角状行走——那是他们经常保持的形态。不同的是那天林同霞心事重重，始终看着脚尖走路；李钢则是更加的腼腆，没说话脸也红着；而胡野常却是更加活泼了，但其实也有些反常了，因为他竟然用五音不全的嗓子跑着调唱一首很稚嫩的歌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李钢只好可怜巴巴地求他不要唱了，你还是把话说了吧。胡野常问他：你决定让我说了？李钢说：好说歹说也比听你唱歌好受些。胡野常就让三个人在草地上背向而坐，点了林同霞的名字说道：你开始只管静静地听就行了，同时在心里细细地想，然后我们再听你说就是了。林同霞便一边红着脸听，一边心里“突突”地跳。胡野常说：其实依我的意思早该说了，但李钢原来决心没下定啊，怎么开言？林同霞同学，李钢让我代他郑重向你表达，他爱上你了。

林同霞听了，一头雾水地怔住了，心里快速地做着分解：胡野常是表达了，表达的却是李钢的意思。就问李钢：是这样吗？李钢吭哧道：是、是这个样子的。林同霞脸上已悄然换了一种恼红：这种话你也委托别人说吗？李钢“不”了三下却没接上一个后缀。胡野常说：你知道我们好似一人，平日早通了心思，他那么腼腆，我替他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林同霞冷笑了一声：自然是可以的。那么你表达完了吗？

胡野常道：我说完了吗？我没说完呢。我方才是请你先静静地听我说的，你却只听了半截的话，就插上话来，截了我后边的话。

林同霞说：那我应该向你道歉了。好吧，胡野常，请你接着说好了。

这样的气氛便有些冷了，如何适宜表达欲说还羞的爱情？但一向不按常规办事的胡野常却不管这些，依旧从容地说道：后边的话与前半截话同等重要——更美妙或者更糟糕的是，同样爱你的还有胡野常同学。

林同霞心里咯噔了一下：果然如此！两个人同时爱上她，这一点也不让她奇怪。她自己不是也同时爱上了他们两个吗？怪异的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林同霞不免有些羞恼交加。羞的是自己中意的两份情感全部摆在眼前了，只要自己愿意，哪一份都唾手可得；恼的呢，是他们离奇的表达：全无一点浪漫，爱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鉴于前面插话的把柄，就尽可能平稳地问：完了吗？胡野常说：差不多完了，剩下些等着回答你的提问吧。

林同霞有些失望地说：恐怕今天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因为你们是要开一个有关爱情方式的讨论会呢。你们觉得这样对待爱情严肃吗？或者这么死板地表达爱情合适吗？是不是有些玷污了神圣的爱情？爱情是什么，白开水吗？

胡野常说：我没觉得。

李钢也道：我、我也没觉得。

胡野常说：你看，难道李钢也是调侃的人吗？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看。既然我们同时

爱上了你，而我和他又可是好朋友，同时摊给你可能就是最好的法子。至于你说的白开水，或许倒是这样的。爱情原本就是一杯白开水，全在我们怎么调和它：加上糖它就是一杯甜水，倒进药它便是一杯苦水了。

林同霞道：你们没法子了就摊到我这里，让我来了断，你们觉得这样对我尊重吗？公平吗？

胡野常说：我们觉得这样对你非常尊重。

李钢道：非、非常公平。

胡野常接着说道：爱你并且表达给你，这是我们的权利；而爱不爱我们，或者选择我们中的哪一个，那又是你的权利了。当然，这么大的事也许不太好选的，那当下也可以不选，我们会一直等着你选。但在你作出选择之前，我和李钢约定好了，我们尽可以发展各自的优势，增加自身的砝码，但任何一个都不得单独向你发动攻势，这对我们也是公平的。你呢，抉择的时候，必得是我们二人同时在场。这样，入选的人可以理直气壮；而落选的一方也能含笑而退了。为了不给你增加压力，我们连结果都处理好了——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我和李钢仍然还是好朋友；而剩下的那个和你也还是朋友。

林同霞有些嘲笑了：想得很长远呢！

胡野常道：没法子，林同霞，你选吧。

李钢说：没、没法子，选、选吧。

林同霞终于控制不住，几乎歇斯底里了：选，选！你们要我怎么选？！

胡野常说：耶，生气嘞。

李钢道：生、生气也好。

林同霞孤独无助地哭了：你们欺负人，你们要我怎么选……

胡野常说：耶，哭嘞。

李钢道：哭、哭哭也好。

林同霞腾地站起来，指了李钢恨恨地说：你气死我了！又对了胡野常道：我恨死你了！然后转身快步而去。

三

歇斯底里也好，柔弱哭泣也罢，映射的其实都是林同霞的一种矛盾心境。倘若不是同时，倘若其中的哪一人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向她单独示爱，那么也许结果不会是这个样子。对于女人来说，大多并不擅长主动的选择，但被动的接受往往也能够得到最佳的爱情。在当时对胡野常和李钢心仪各半的境况下，突然地便要她取舍各一，这对一个来自封闭小城的女子来说，到底是太残酷了些。

林同霞直至毕业之后也未作出明朗的抉择，倒也并不全是因为芳心踌躇。自颐和园一场别开生面的示爱未果之后，三个人又回复了以往同学好友的局面。但到底是捅破了一层窗纸，林同霞与他们交往时不免就多了些顾忌。虽然那二人都作了落选的准备，而且似乎也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做朋友，但在林同霞看来，对落选的人终是一种伤害。两个男人呢，虽与她和谐如初，但竟似商量好了一般，齐刷刷地对等着距离。好比队列的士兵，没有长官的指令，那

是谁也不向前迈动一步了。所以，尽管日后出现过几次小的机缘，天平分别倾向过两边，但谁也没去把握它。林同霞更是缺乏足够的决心来加重哪一方的筹码。女人的心从来都是一片柔弱的芳土，如何能够生长出独立的坚强？时间一久，林同霞觉得乏了，就在心里恨恨地想：不就是拖吗？看谁拖不起，大不了我谁也不嫁了。仔细一想，其实这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法子。

就这么一直拖到了毕业，林同霞到底作了一次界定，也算是选了：我毕业就回奉安，你们哪个随我去，我就嫁哪个；哪个都不去，我便谁也不嫁了。这几乎便是赌博了，赌的是不测的爱情，赌注竟是自己今后的工作前程。那两个男人都志存高远，如何会委身于一座里许见方的小城呢？况且，林同霞是毅然决然地作出决断的，直到离校也没与哪个商量。其实这倒也不单是赌一口气，毕竟她是深爱着那座小城的。

到奉安教育机构报到的那一天，林同霞心里很是忐忑，眼前一片茫然，几乎有些灰暗了。在看到分在奉安一中的自己的名字之后，她几乎未抱一点希望地又往后面看去，眼睛突然便亮了：执著啊，痴情啊，终于有人追到小城来了。林同霞又翻过一页，才定下的一颗心突然剧烈地跳动了一下，自己都听到了咯噔一声：天哪，怎么都来啦？就慌慌地往外面急走，一心要尽快逃出小城，到哪条小河边静一下的，却在门口处一眼望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李钢一脸憨笑，胡野常一脸坏笑，门神似地守在两边。从中间走过的林同霞到底没有忍住眼泪，哭道：我早晚是要死在你们手里了。

四

日子似乎又回复到了大学时的模样，但在细节上已经剧烈地变化了。到底都做了人的师表，况且又城里城外三点一线地距离着，终是不复先前形影不离的情景了。休息日的时候，三个人差不多还是要到林同霞这里聚上一聚。话呢，多少不定，但分明比大学时寡淡了许多，让林同霞越发地激情不起来。有时候就对了镜子照：还是那张青春的脸，怎的心境却老了呢。这样一想，几乎便有些恐惧了，便寻思着应该再找个法子，狠心了断吧。一边想着法子，一边盼着最好能够发生些什么变故，助她一个结果来。这么盼着，变故隐约地似乎便来了。

近一段时间里，她大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常写信来，告诉她城里有不少的学校已经不怎么上课了，问她奉安的情况怎样，李钢和胡野常近况如何。林同霞这才知道，原来外面已经要有大变故了。不知怎的，原是一心盼着变故来的，现在真的要来了，却又有些恐慌了，因为她感觉到，这次要来的变故可能太大了一些。就在心里为自己和两个男人祈祷：变故就变故，只是不要扯上我们三个。同时，也为奉安祝福：但愿这座古城还像过去风雨不透一样。

但眼下的城墙还能奉安遮挡风雨吗？林同霞发现，她现在踩着的城墙几乎已经破损得有些不连贯了，奉安再不是先前的秀丽模样了。再掐算一下李钢和胡野常的一些细微变化，林同霞几乎便忧心忡忡了。初到奉安的时候，两个人都频频地来一中看她，至少休息日是不会空过的。但近来李钢来的次数明显地有些稀少了，似乎在为什么事匆忙。而胡野常呢，虽是如常地来，但人却消解了许多。林同霞原以为他是被爱情拖累的，现在看来，肯定不是那样了，他是困顿在自己的思想里了。林同霞觉得，这时再不决断的话，那两份情感或许便要荒老坠地了。

林同霞终于作出了决策。在下面的时候，那想法便已有了，只是还犹豫，连自己也觉得

有些糟糕。但是在提心吊胆地攀过魁星楼，软坐在城墙上时，林同霞就已经坚定下来了，恶狠狠地在心里道：今日谁在城头上寻到我就嫁哪个！

五

林同霞心理乱乱地猜测，今天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她知道，哪种结果都有可能；她还知道，无论哪种结果都不会是圆满的。那也便是说，无论什么结果，林同霞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但是，当她发现胡野常从西边的城墙上缓缓地走过来时，还是有些惊喜了：他竟然不是从奉安一中的校园里来，而是从城墙上一路来寻，这不是一种天意吗？胡野常也是一脸的惊奇：天！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同霞便有些诧异：你不是到这里来找我的吗？胡野常偏在这时候很是坦白：我今天原是想来看你的，可最近不知怎的，情绪不是很好，怕传了给你，就一人上了城墙闲走，谁想这么走也能够碰到你。林同霞听了，心绪便回落下来，无奈地叹息一声：这也是一种天意啊。

回了宿舍，林同霞让胡野常在屋里等，自己去食堂打两个菜回来。看门的师傅见了她，道：我说你在嘛。林同霞问怎么了？师傅说：方才你的那个好像姓李的同学来找你，见你的门锁着，就走了。林同霞心里一沉，又问：他说了什么没有？师傅道：我说没见你出学校，让他再等等，或者苑子里找找。他却不找，也不等了，说他还有事呢。林同霞心里就哀叹了一声：这不还是天意吗？

以前，为了他们的来，林同霞总是备着酒的，而且有时为了凑趣自己也喝上两口。但她今天却有些把持不住自己了，一口口地喝得比胡野常还要凶猛。胡野常就很担忧地望着她，问：你今天怎么了？林同霞说：你来我高兴啊，难道我们在一起不值得高兴吗？胡野常说自然是高兴，可往日的时候也没见你这样一种高兴啊。林同霞说：往日就是往日，今日是今日，不可同日而语了。胡野常不去深究怎个不可同日，也只管一杯一杯地喝酒。林同霞果然是不同往日了，一面揣了不少的忧伤，一面又表现出许多的缠绵。忧伤是实在的，尽管藏着，仍然在眉宇间挂了一些；而缠绵却有些刻意，让两个人都觉得有些不自在了。就喝得更加凶猛，忧伤渐渐地便醉过去，而缠绵则鲜活灵动起来，终于就与胡野常缠绵出一个千呼万唤的吻来。吻着的时候，林同霞在心里说：我要嫁给这个我一直喜欢的男人了。这么一想，心里自然便涌起了一些甜蜜。但奇怪的是，林同霞感觉她的心并不是整颗地幸福着，差不多就是一半吧；而另一半呢，却有一种隐隐的痛了。

这一吻便无论如何也进行不下去了，但又怎么收回？

巧的是，门被及时地敲响，两个人便慌慌地分开，但直到李钢站到门里，仍然还有许多不自在显在身上。但李钢似乎更加不自在，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脸色先是红着，然后便白了；白了之后，就完全镇定下来了，便把目光定在胡野常和林同霞的中间处，问：发、发生了？胡野常听了，倒是止了慌乱，却怔在那里了。他不知道发生是什么意思，或者怎么样才算发生。林同霞倒是异常平静：发生了。李钢又问：都、都发生了？林同霞说：都发生了。李钢道：好！好！好！三个字之间未被拉长，分明不是磕巴的意思了。说过之后，便转身要去了。林同霞一把拉住，问：你也不说些话就走吗？李钢道：我还说什么话？我要说的话你们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了——你们违约了，那我也就不必履行什么了。你们还要我说什么话？

说完，甩了林同霞的手，扬长而去。

林同霞软瘫在地，哭道：天意啊！

六

奉安古城终于没能躲过那场风暴。

那风暴尽管来得比其他地方迟些，但一经来了，就迅雷不及掩耳，并且十分地猛烈。仿佛一夜之间似的，奉安人也确是在某一天的早晨，被劣质的高音喇叭唤醒了。到街上一看，小城已被改变模样了：青灰的墙上鲜红地写上了一条条革命标语，或者一张张大字报；政府、学校等险要处则是红旗飘飘，人声如潮。那是两个叫做李钢和胡野常的人分别在作演讲，在唤醒更多的奉安民众。他们所用的全是同一个伟人的语录，传达的都是同一个领袖的指示，再昏睡的城市也要被唤醒了。不仅醒了，而且沉睡已久的一种激情也被点燃了。那就革命吧，行动吧。至于具体参加哪个组织，也不用太费踌躇，反正那两个头领都在天安门被领袖接见过，都是受领袖指示，到奉安来领导这场革命的，那便都是革命的队伍。但结果还是有些区别的：思想激烈的李钢，到底行为坚决，显出革命性更加彻底；而胡野常呢，相对含蓄了一些，就显出对斗争坚决性的犹豫了。所以前者的队伍就得更壮观一些，后者相对弱小一些。后来的行为也基本验证了两支队伍的差异：前者革命起来干净彻底，几乎打倒了一切“牛鬼蛇神”；后者呢，虽也扫除了不少，但到底还是保留了一些。斗是都斗了，不过是斗多斗少而已。也正是基于这种细微的差异，后来奉安人一直称前者为造反派，而把后者叫保皇派了。当然，也有人根据他们的姓氏分做李派和胡派，大抵都是一个意思。两派虽只剧烈争斗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他们对奉安的影响却十分深远，派系的观念直用了近二十年之久，才从奉安的政治和生活中退尽了踪影。但两个人的名气却一直十分响亮，盖过了奉安县八百年间任何一任县太爷。

但这样一来，两支队伍之间的矛盾就显露无遗了。辩论了几次，都说自己是革命的，而对方是假革命，终是没有分出个结果来。渐渐地就起了冲突：这一边才打倒了一个，那一边或者抢过去保护起来，或者索性再打倒一次。争来抢去的，两边很快发生了几次规模不太大的械斗。为此，上级派到奉安指导这场革命的军代表颇费了些脑筋，协调了几次，终是不见效果，就有些不耐烦了，后来几次讲话里都有些批评行为过火的意思。相比较行为不太过火的一方，自然大受鼓舞，便在一天夜里，从西边城外的奉安三中，尽数发来大本营的队伍，将对方的势力一举赶出了奉安城。

逃出的一方向来主张彻底的革命，在精神上无畏而又坚韧。回到城东外的大本营奉安二中后，派出许多小分队，在广阔的平原上四处游说宣传，星火燎原，很快就把大半个奉安县都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了。便在一个青天白日，发来大批人马，将奉安城分东、南、北三面围定，架起高音喇叭向城里连续广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奉安城是奉安人民的奉安城，必须回到人民的手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限你们三日之内交城投降，否则，失败就是等待你们的下场！

军代表慌了手脚，先是劝城里的头领撤出奉安城。胡野常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革命者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威胁吗？军代表只好又出了城劝李钢，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有什么事不好商量呢？李钢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现在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军代表绝望地退回城来，一边比较着双方一色的“国防绿”服装，一边心里说：真的、假的，谁分得出来呀？

军代表并不知道，在他进出两大阵营的时候，一个奉安小城的女子，也在两大头领之间焦急地穿梭往返。

七

从自家的屋子里出来，穿过一条胡同，就快到十字街头了，再向左拐，林同霞就走在一派肃杀的东大街上了。这是两个多月来，林同霞第一次出门上街。所以，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恍如隔世。怕事的百姓都严严地把自己关在家里，惶惶地捱着小城被破的时光。街上只有少量的红卫兵匆匆地走，多数的兵已经守在城墙上，或者城里的险要处了。城门处已经拉起了铁丝网，据说这网上是通了电的，所以守门的人，虽握了三两杆土枪，也只是在恐吓外面的人，不要试图从这里冲过。倒是城头上红旗招展，杀气腾腾，一派大战在即的景象。在这种时刻，一个柔弱女子，又穿了一件浅黄的方格子服，与一城的光景是多么的不相符啊。所以，林同霞在奉安一中校门口便被卫兵拦住了。卫兵喝问：口令？林同霞摇摇头，她哪里知道什么口令。卫兵便又喝道：不许动！就又过来了几个兵，将林同霞围住。内中一个矮个子小兵绕到林同霞前面，说：咦，这不是林老师吗？林老师，您这时候回校做什么？学校早在几个月前就彻底地不是学校了：老师要么被打倒，要么各自投身两大阵营，只有一小部分赋闲在家，游离于火红的生活之外；而学生们，正是豪情万丈的时候，自然多是要参加革命运动的。林同霞认出这个小兵原是自己班上的学生，倘若现在还上着课，应该是初中二年级了。林同霞陌生地看着这个穿了一身宽大“国防绿”服装的学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便目光视了别处淡淡地说：我要见胡野常老师。才缓了些脸色的卫兵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没有胡野常老师。矮个学生便欠了脚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卫兵又道：就放你进去吧，不过你进去也未必能够见到我们司令。矮个学生就领了林同霞进了学校，一边走一边说：一会儿再有人问，您就说找胡司令，您不知道他现在是我们的司令吗？奉安县一夜之间，冒出来许多个司令，但他们最终都要归在胡野常和李钢两大司令之下，除去不懂事的孩童，这是任何一个奉安人都知道的。只是那两个字让林同霞有些不舒服，叫不出口罢了。果然又在魁星楼的入口处被拦了，还好，这次矮个学生替她说了。林同霞看到，这里的卫兵已经不是两个，而是左右两排了，显然便是司令部的所在了，心里便道：原来他已经这么气派了。为首的一个卫兵为难地说：恐怕不行，司令事务繁忙，昨晚军代表要见他，都没见。林同霞说：你只管报上我的名字，看他见不见。卫兵进去了一会儿，出来时向她敬了一个礼，说了个“请”字。林同霞就走进去，踏在旋转的楼梯上了。

林同霞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久没有见到胡野常了，至少她闭门在家的两个多月是没有见的。她记得，那一次醉吻之后，他们就少有谋面了，这可真够讽刺的。让林同霞始料不及的是，那一吻不仅没有唤起她的激情，反而更加地令她心灰意冷了。胡野常呢，似乎是被唤起了什么，却是另外的一种激情。其后少有的几次见面，胡野常总是对外面的事情津津乐道，尤其是李钢那里的动向，几乎让他十分冲动了：李钢都参加什么组织了，李钢都去演讲了，

李钢都去串联了。林同霞冷冷地说：你也去呀！结果胡野常可能便真的去了，从此几乎也杳无音信了。林同霞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学校行将散掉的时候，胡野常兴高采烈地寻到她，说自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战友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你也参加吧。林同霞漠然地拒绝了。在此之前，她刚刚拒绝了李钢的邀请。然后，时局就飞快地发展，快得让她在时光里变得有些恍惚了。但她还隐约地记得初次攀过魁星楼的情景，那是有些恐惧的一次攀缘，几乎来不及看楼里的景致就到城墙上去了。而这一次，林同霞却一点也没有害怕，以至于上得十分缓慢。她甚至看清了周围墙上或者柱子上一些崭新的破损，显然不久前那上面是有什么字或者画的。在见到通往城墙的那道楼梯时，林同霞以为矮个学生会带她拐向那里去的。但学生示意她依旧向上，结果便在顶楼上见到了已经完全陌生的胡野常。林同霞轻轻叹了一口气：唉，好累呀。声音很轻，几乎是喃喃自语的。但胡野常还是听到了，这让已经习惯以语录做开场白的他有些不习惯，便做了一个手势，让身边的人都退下了。胡野常张了两下嘴，到底还是说了一句口号：要斗私批修！林同霞同学，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林同霞平静地说：我是来劝你的，劝你们撤出奉安城。胡野常警觉起来：谁派你来的？是李钢吗？林同霞冷笑道：李钢派得动我吗？我是代表奉安城里的百姓来劝你的。胡野常同学，请你看在无辜的奉安人民的份上，从城里撤出去吧。提到人民，胡野常反而更加神圣了：林同霞同学，我现在正是在为了奉安人民，而守护奉安城！

林同霞知道劝他不动了，就请他放自己出城一次。胡野常问：你是找李钢汇报去呢，还是也劝劝他放弃攻城？林同霞心里几乎滴血了，嘴上依然平静如初：我是去和他定个约会，定个只有我们三人参加的约会！

八

约定的时间是在李钢限胡野常三日投降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地点是林同霞挑选的，奉安古城墙的西北角上。至于双方的安全，林同霞是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的。她请两个男人各自确保这一地段为无人区，倘若哪个违约，她便第一个从墙上头朝下跳下去。

约定是出人预料地顺利。林同霞知道李钢的固执更在胡野常之上，所以根本就没有劝说什么，只是约他三个人见一次面。这是自初上魁星楼那天以后第二次见李钢了。第一次见却是李钢少见地主动找她的，说是真正的革命者胸怀是无比宽广的，他可以既往不咎，欢迎她加入到革命的阵营里来。林同霞说：我还是先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是落后在哪里了。

没想到，这一次李钢竟爽快地应了，见林同霞转身要走，却是很慢的样子，就跟在后面问了一句：你来到这里就只是为了这件事吗？林同霞几乎停住，却并不转回身来，低声问道：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李钢说：你一张口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了。林同霞问道：我记得你说话原是有有些磕巴的，怎么现在就不磕巴了呢？而且演讲起来分明就是演说家的口才了。李钢沉思了一下，道：其实我原来也只是对一个人说话才有些磕巴。林同霞说：那么现在对这个人怎就不磕巴了呢？李钢说：原来磕巴时是对这个人的心结太重，现在心结解开了自然就不磕巴了。林同霞软乎乎地问：是吗？真的解了吗？一边转回一张娇媚的脸来。李钢就怔在那里了，说：是、是的，解、解了。林同霞就贴近了李钢的脸，道：这不是又磕巴了吗？一边从容地在他上面吻了一下。李钢的脸便更红了，道：你、你要干什么？林同霞复了常态，

说：我在还账，或者做交易。说还账呢，那可能是说我以前欠你的；说交易呢，是今日与你也发生了一回。从此以后，我和你与胡野常之间扯平了。说罢，一转身出门去了。

天近黄昏的时候，林同霞从自家的院子里出来，寻了几时常走的一条路径，就上到西北角的城墙上。她知道离两个男人赴约还有一段时间，但她还是早早地就等在上面了。或者，也不能叫等，她只是想在天黑以前，到上面好好地再望一望里外的奉安。小时候她常常是那么望的。她始终不明白，这方古墙别的段径，或者凹凸不平，或者薄厚不一，破损得已经快要不成样子了，何以这一角却一直完好如初，不仅威武雄壮，甚至连墙体外面的一层砖也不曾掉下一块。先回首奉安城里，自是有许多不堪，但林同霞未容得自己生出什么悲情，就放眼西望，看那一环亘古不变的青山了。太阳在最高的那座山巅放射着最后的光芒，看上去几乎便是霞光万道了。就这么静静地望着那片霞，仿佛时光也静止了。直到左右分别响了一串脚步声，才知道是约的那两个人来了，也才发现她的小城早已沉在昏黑的夜里了。可是，西边天际的那片霞光却并没有暗淡下来。

林同霞首先面西而坐，李钢和胡野常对视了一下，一个冲东，一个向北，与她鼎背而坐，又坐成了大学时的模样。然后，林同霞对着那片云霞开始幽幽地说道：多美的霞呀，我就是这样的一片霞光里出生的，以后也总是做有关霞的梦。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同时好在一起的？那是因为有一天的梦里，你们两个是同时来到我身边的，一个踏着一片云霞，一个乘了一道霞光。从那时我就知道，我是与你们哪个都脱不开干系了。

两个男人都静静地听着，就像先前听她说话一样，仿佛城下的光景已经不存在了。林同霞似乎也并不需要他们说些什么，只管自己娓娓道来：现在想来，那样其实挺好的，一路都是在梦里头。可是，你们哪个能告诉我，现在我们是醒着还是在梦里？若是醒着，我怎么都不认得你们了呢？若是梦里，你们脚下的那片霞哪里去了，啊？告诉我，你们告诉我呀……

林同霞的眼泪一滴滴落下来，掉在城头的砖上，每一滴都溅成一批更小的珠粒，飞落到城下去了。不知几时便起了风，呜呜地和着林同霞的哭诉。两个男人呢，各自垂首在夜里，自然看不出表情，只是哪个也不说话。倘没有林同霞的不断诉说，时间几乎真要静止了。

但是就在林同霞的诉说渐趋平和，那片云霞也渐消融于夜空，而一缕柔情悄然爬上两个男人心头的时候，一种远雷似的声响闷闷地从城墙的东北角上滚过来。似乎不是人的耳朵听见的，倒像是两脚感觉到的，隆隆的似乎是大地在抖。滚过之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连两边的喇叭也不响了，反倒是一片异常的宁静。两个男人回过头来，在夜光里诧异地互相看了一眼，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就一起看林同霞。他们发现，林同霞竟然在颤抖，虽然还在喃喃地诉说，但声音也已经颤抖了。这时，忽然就起了一片大响，人声鼎沸，连喊杀之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了。两个男人几乎同时跳起，互相逼近了。胡野常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我们没谈完你们怎么就攻城了？李钢冷笑道：背信弃义从来不是本人所为，说不定又是你先下手为强吧？两个人恨恨地各自去了，把林同霞孤零零地丢在城头。林同霞呢，依旧对了一些残霞，幽幽地道：两片云霞啊，竟然哪一片也不属于我，就这么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了。今天的天空多好啊，霞光四射的，我寻思这是个好兆头啊，而且也确实说得他两个有些回心转意了。谁想啊，这城墙早不塌晚不塌，偏是在这时却塌了，我还能怎样呢？天

意，天意啊！

九

变故出在奉安城墙临近东北角的一段上。这些年来，奉安居民不断在那里掘土，已经把城墙下体采得有些薄了，但终究没有采透。这几日李钢的队伍把奉安三面围定，是给里面的人留了一条逃路的。但是倘若胡野常既不降也不逃呢，那也只好攻了。但小城虽然有些残破，却是不大好攻的。城门那里虽然平坦，但已经拉起了电网，还有几杆土枪守着；自己这边呢，虽也有几杆土枪，但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壮胆用的：所谓子弹不过是一管铁砂，一枪放出去，弹着点虽是模糊的一片，但杀伤力却十分有限，只不过是铁砂浅浅地嵌在了肉里。这一枪是放出去了，可哪里还有时间再装第二弹？所以，双方的枪不过都是摆设罢了。其他的武器多是棍棒、扁担等近战之物，就更不好用于攻城了。但这也难不倒无畏的小将，就有人献了良策：城门那里防卫森严，城墙之上也有重兵把守，但有些墙段却已经很薄了，我们派人突进进那里，挖透就是了。就派了几个小组，分别贴向墙根。守在墙上的人嘲笑道：就你们这几个人也想攻城吗？就很轻松地投出些土块碎石，玩弄似地做着阻击。结果那几个小组很顺利地就到了城下，城上的人这才正视了些，拿了大一些的石头要往下砸，却寻不见对方一个身影，都躲在一个个的凹进处了。待下面响起一些挖掘之声，上面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在掘墙呢。就慌忙向司令部报告。胡野常带人寻视了一下，果断地做了防范的措施：一面增加墙上的兵力，阻击增援之敌；一面在墙内相对处布下重兵，只待墙透后乱棍打回冒头之敌。凹进处的人得不到及时的增援，又加工具不得手，挖掘的进度不免缓慢。但到第三日的下午，那几处凹进的城墙还是快要薄透了；甚至有一处，已经见一柱光了，但看里面森严以待，反而吓得不敢挖了。就在这时，本阵那里喊过话来，要他们停止挖掘，原地待命。原来是两边司令约定，要在哪里举行谈判了。就只好在墙下等，等到天黑，也人困马乏了，就蜷在墙凹里睡过去了。但古墙却醒了，发觉自己更加肢体不全，而且痛不可支了，便先是一点点地坍，很快就是一线的溃了，并且发出隆隆的痛吼。墙是向外塌的，掩体里的人多数被埋住，虽经战友施救，终是死了几个；墙上的人虽也人仰马翻，但到底是随土而下，并未受到什么伤害。但那一刻，两边的人都被吓坏了，各自怔在原地，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李钢的部众到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被埋，自然先一步觉醒：他娘的他们先动手了！于是就有这一线的头领发一声喊，率众潮水似地涌进城来；这一边呢，墙溃以后心便也溃了，掉头便向城里逃。这一点的溃，很快便带动了全线的溃，大家很快汇到十字街处，寻到他们的司令，又一齐向西，涌到奉安城外了。胡野常本来是下令死守的，无奈手下几员大将为留得青山，强行把他架走了。临出西门的时候，胡野常还望了一望城墙的西北角；与此同时，已经站在十字街正中央的李钢也将目光望向了那里。他们同时看见，林同霞站在最后一抹残霞里，双手高高地举起来；然后便听到了一声锥心的喊：天意，天意啊！不仅仅是他们两个，差不多全城的人都听到了。喊过之后，人和那一抹残霞便一道消失了，天空终于完全地黑暗下来了。

尾声

很久以后，奉安已经变成一座崭新的城市了，规模也比先前大了许多，即便奉安的老人，

也几乎分不出新旧城的交界处了。但在这一大片的繁华之间，却有一处幽静的所在——在城市西北角，一片芳草自两条河流分手处窄窄而起，渐渐地向城中心开阔而去，眼见得斜斜地就漫向正中的十字街头了，忽然却被一面缓坡阻住了。于是就那边繁华着，这边幽静着，成一道别致的分水岭了。更稀奇的是，逢到恰当的时候，便会从坡底开上一片无名的花来，却在半腰便止了。人在花丛里倒也看不出什么稀奇来，不过便是五彩缤纷罢了；但在坡顶的亭子里往下一看，就不得了了：那些花竟像是经过有序的组合，一片紫，一组橙，一丛黄，一道红，排列出一片奇妙的景象。图像是很有些眼熟的，但却一时也想不起来。苦思之下，或许便会抬首望天，这一望恰就望见了西边天际的一片云霞：天！这地上的花型与天上的这片霞不是一样吗？于是就有人给这花起了一个极好听的名字，叫映天霞。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这么好的名字竟是每日给这片花浇水的一个老者起的。他不仅给这花起了好名字，而且亭子上的字也是他起的：残角亭。年龄稍大一些的奉安人，在亭间努力回忆旧时的奉安模样，忽然就明白了：原来他们脚下踩的这坡花草，竟是古城墙的一角，这也是奉安古城唯一的遗存了。就猜测花翁一定是很有些文化的人了。便有许多人向他询问这片花的来历，老人的话就有些神秘的味了，但大家除了相信，几乎也没有别的法子——

很久以前，在一片晚霞之下，有个美丽的女子，到城角上——就在残角亭那个位置吧，为了很大的伤心事而哭泣。她是坐在墙沿上对着那片晚霞一边说一边哭的。没有人知道她都说了些什么，但却知道她哭了很久，因为奉安的人几乎听了一夜呜呜的哀响。她哭出的眼泪都溅到墙下去了，就是这片映天霞开放的地方。那天晚上的霞，奉安八百年里就只出现过这么一次——天都那么晚了，还是那样地震光万道，在奉安城里望上去，那女子也是万道霞光了。后来，那女子哭得实在是累了，那霞光才变成最后一抹了。最后，这女子就与这最后的一抹霞一道消失了。第二天，人们在城下发现了她的尸体，就把她葬在了这里。第二年，这里就开始长出了一种晚霞似的花，它开放的时候，西山顶上必定要有一天的晚霞……

歹人肖三儿

一

提起肖三儿，奉安的人大多晓得，都说：那是一个歹人。

最先说肖三儿是歹人的是一个教书的先生，这个教书先生却是肖三儿的爹。教书先生最初说肖三儿歹的时候肖三儿还是个孩子。这个孩子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孩子的地方是出奇地淘气，从会走路的那天起，除了睡觉一刻也不消停，按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多动症了。肖三儿的妈便不解地看着教书先生说：真是邪性呢，你说他两个哥都挺文静听话的，怎的他却是这个德行呢？教书先生说你别这么看我，我还老大疑惑呢。肖三儿再大些便不只是淘气了。那时候的人吃的都紧，但肖三儿从不让嘴上亏着：见谁家房顶上晾了柿子，他便偷偷爬上去，寻一个大软的柿子将一支细管插进去，吱吱地吸瘪了，再吹鼓了放回原处。终于有一天，柿子的主人骂将起来：这是哪个歹人干的损事，把我家柿子全吸瘪了？那个主人想来也是个有些文化的人，因为他骂得一点儿都不粗俗，若是没甚文化，歹人该换成崽子一类的词才对。倒是教书先生在屋里把自己听得粗俗起来，对肖三儿的妈说：准他妈是咱家的崽子干的。院里一只母鸡唱起生蛋歌的时候，肖三儿放学回来了。教书先生将一片专门用来打肖三儿的竹板儿在手里横了，问：是不是你干的？肖三儿对这竹板儿已经很熟了，自然是有些怕它的，便捂了屁股哆嗦着问：您问的是哪一件？教书先生听了哪里还管他哪一件，问：打哪儿？肖三儿只好把不甚要紧的屁股掉过来，教书先生的板子就打了上去。肖三儿为了减轻疼痛或者为了求援就大声地哭嚎。肖三儿的妈果然就不忍了，过来夺教书先生的竹板儿。教书先生终究是教书先生，打了几下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本来也要住手的，偏在这时大院里一个妇人又喊骂起来：这是谁家的崽子干的缺德事，把我家白鸡下的蛋又喝了？教书先生立刻二番大怒，板子就更加密集更加有力地落到肖三儿的屁股上了，一边打一边对肖三儿的妈说：这又是咱家的歹人干的，你看他嘴角还有蛋黄呢。这是教书先生第一次称肖三儿为歹人。肖三儿的妈受不了这个词，说他现在还是个孩子呢。教书先生恨道：长大了他也是个歹人。

教书先生当然不希望肖三儿成为歹人，所以他才那么凶狠地打肖三儿。既然说服教育那一套不灵就只有打了。这时候的教书先生是把希望寄托在“棍棒之下出孝子”上了。

但是，教书先生后来终究是失望了。肖三儿的皮肉不晓得是什么做的，竟是十分地耐打。肖三儿的习性不晓得是从哪里袭来的，不仅丝毫不改，且越来越歹了。到了高中的时候，教书先生的棍棒法便彻底不灵了：一是教书先生已经有些衰老了，二是肖三儿已经长大了，他不可能还像小时候那样乖乖地把屁股呈给教书先生。当然，肖三儿再歹，也不至于做出还手一类大逆不道的事，但是他可以跑，可以不回家。终于有一天，那些显见得是要走黑道的高中生分做对立的两伙干了一架，彼此都有惨重的伤残。肖三儿自然是一方的骨干，所以收监、劳教便不在话下。已经退休的教书先生一边不迭地骂这个歹人，这个歹人，一边就患半身不遂躺倒在病床上了。

几年后，从劳教所里出来的肖三儿带了一个很好看的女人回到家里。肖三儿的妈进里屋央求病床上的教书先生不要再记恨儿子。教书先生激动起来，说：叫他滚，叫那个歹人现在就滚，我没有这么一个歹儿子！肖三儿的妈只好出来，抹着泪对那个丽人道：闺女，以后就劳你管教我家小三儿了。

二

那个丽人叫张淑芳，一个很贤惠、很普通的名字。但就是这个张淑芳在她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却做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她决定毕业了去奉安工作，而且一定要嫁给肖三儿。

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张淑芳是学法律的；学法律倒也罢了，非要到一个劳教所去实习；去实习也还罢了，非要实践她的理论，要挽救谁的灵魂。

或许也有一见钟情的因素吧，因为那个时候的肖三儿除了表面的一些痞气之外已经长成一个英俊的小伙了。我们知道，教书先生对肖三儿已是十分地寒心了，以至于他不让家里人给肖三儿送衣服什么的。所以当张淑芳在初冬的季节里见到衣着单薄的肖三儿时心里真的是有些怜悯呢，待撞上了肖三儿的眼光之后，张淑芳就在心里做了一个日后让她无限后悔的决定：我要拯救你，孩子。肖三儿的眼光里有些无名的忧郁，而且当时毫无疑问地还残存着一些童真。

才染江湖义气的肖三儿尽管在心里十分地敬畏张淑芳，但表面绝不肯轻易投降。如同我们在一些电影、小说里看到的类似情形，肖三儿把他男子汉的自尊傲慢地堆在脸上，问：你以为你是谁呀？张淑芳当然早有准备，她说：你希望我是谁我就是谁。

几个星期之后，在执著的张淑芳的不断进攻下，肖三儿的防线终于崩溃了。肖三儿“扑通”跪下来，发誓道：我肖三儿出去后一定改邪归正，好好做人。

出狱后的肖三儿果然就有些重新做人的意思。找不到铁饭碗就做个临时工，不让回大家就立个小家——他和张淑芳果然就成了一对夫妻。

肖三儿的妈是认真地劝过张淑芳的，说他爹说了，肖三儿可是一个歹人呢。那个时候的张淑芳已经是一个女教书先生了。女教书先生初踏教坛，对自己很是自信，说您放心吧，我一定把他改造成一个好人。

女教书先生接过了老教书先生的一些责任，开始滔滔不绝地教育肖三儿了。说你现在做得不错，相信你以后会做得更好；说显然你在政治上是不好有什么前程了，但是你可以在经济上有一番作为，这方面的名人多着呢，比如谁、谁、谁。

一开始肖三儿是认真地听着，以他对女教书先生的敬畏也不敢不忍不听。但是时间一长，肖三儿便有些腻烦了，心想：敢情你跟我爹做的都是一样的事呀，只是你手里没有那一片竹板儿。肖三儿就不怎么爱回家了，就又跟过去的一些狐朋狗友混上了。开始的时候也没甚，只是喝酒。喝着喝着，就喝出事端了。喝酒得给人家钱对不对？这一点肖三儿自然是晓得的。肖三儿掏出钱来是准备要结账的，但是被人拦了，说你辛辛苦苦挣那点钱，还是拿回去交公吧，不然你回家跟老婆也没法交代。肖三儿红了脸硬撑，那人说下次好不好？肖三儿只得作罢。

下次的时候那人也没太跟肖三儿客气，非要结就结吧。